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山水情 第十六回 對挑繡停針聞惡信

綺隔雙雙刺繡忙，配勻絨彩灑鴛鴦。春心頓動停交頸，巧解報言作嫁裳。親啟信，正彷徨。女媒忽至告娘行。花言鼓動瀾斑舌，偏惹佳人回九腸。

右調寄《鷓鴣天》

卻說吉彥霄是日到崑山去回覆姻事，恰好素瓊主婢兩個不在，竟不知其細。彥霄又急於返棹，對著姑娘述過一番，就起了身。老夫人因恨事不偶湊，心上不悅，女兒面前再不題起這段情由。因此，素瓊小姐日日還在那邊指望表兄處來回話，如此廢寢忘餐，朝思暮想。

喜得光陰易過，時序流遷，不覺冬盡春來，又是桃紅柳綠之時。一日，素瓊與春桃對坐繡窗，配勻五彩，挑花繡蕊，布葉分枝。正做得熱鬧，春桃繡著並頭蓮，素瓊繡著睡鴛鴦。刺到交頸這幾針，不覺春心暗動，頓停了針，乃自言自語的歎道：

「懶繡鴛鴦交頸睡，亂人心緒惱人腸。」

春桃聽見素瓊道了這兩句，乃亦停了針道：「我與小姐在這裡用盡心機，拈針弄線，真是個是：

「枉費心機忙刺繡，為他人作嫁衣裳。」

素瓊答應春桃道：「豈不聞『維鵲有巢，維鳩居之』？自古以來，巧者拙之奴也。」春桃道：「說便如此說。我道小姐，如今這幅灑線做完了，還過別人，該做自己的正經了。倘然那衛生會試得了一官半職回來，就要成親到任。那時事體繁多來不及，難道反去教別人做這丑生活來自己用？」素瓊道：「癡丫頭，這樣鏡花水月之事，也要把來放在心上。」春桃道：「怎的鏡花水月？去年那吉相公特地來請小姐八字去，目下不來回覆，自然是他兩個在京會試，故爾延挨。歸家時，包小姐就來說也。」

素瓊乃假意道：「這樣事也不要管他。但是此番吉家相公只願蒼天佑佑，原得中了回來，連我親眷們都是有光的。」春桃聽見小姐講了這句話，暗裡想道：「小姐倒也會假惺惺，意中明明愛那衛生，在我面前不說出來，借意在吉相公身上去了。如今且待我冷地丟他一句，看他怎麼。」遂道：「小姐倒忘卻了，衛生他若中了，更覺有光也！」素瓊聽罷，微笑不語。

兩人正話濃之際，恰好那老夫人在外，獨坐無聊，走進房裡來看看。素瓊、春桃見了，即忙立起身來。老夫人道：「你們兩個在這裡挑花麼？這便還是女兒家的正經。」說罷，仔細一看，乃道：「這幅生活，是那裡的？」素瓊道：「就是間壁做親要用的。因他家好日近了，故爾女兒與春桃在此趕完還他。」

老夫人聽了素瓊之言，想著了吉彥霄做媒之事，不覺忽然長歎一聲。素瓊遂問道：「母親是老人家，何可如此歎息？縱有什麼心上不快，當隨時排遣，尋快活，不要愁壞了身軀。」老夫人道：「我也不為什麼愁悶。睹此光陰易過，你的年紀，今年不知不覺又增一歲了，再沒有人家來求親。若你父親尚存，門庭熱鬧，自然有人來求的。目今世態炎涼之時，好是我家的，他不肯來攀我；低是我家的，我又不值得去就他。只管延挨歲月，所以日夜心焦。」

春桃接口道：「去年那吉相公請了帖去，少不得他場後歸家來回覆的。我道奶奶也不須心急煩惱者。」老夫人道：「因為這頭親事不成，心上越覺愁悶。」素瓊一時聽得了「不成」兩字，頓然呆了，暗想道：「我道這樁事體，他們是求之而不可得的，為何反有不成之理？莫非自負是個解元，看我家不上眼？」想罷，含羞不敢接談。倒是春桃吃驚問道：「怎的不成？難道吉相公是自己至親，虛言誑騙奶奶麼？」老夫人道：「也不是他誑騙，是我家小姐的婚姻遲。」春桃道：「怎的呢？」

老夫人道：「那個了凡的弟子，人物原是俊雅的，又是個新解元。那吉相公與他相契同年，他做媒必然有八九分可成之機的。豈知請小姐的八字去時，他已被本山一個鄉宦鳳家逼勒，誘去與女成婚。那衛生心中不願，空坐一宵，挨到天明之際，竟自逾垣逃出，至今蹤跡難覓，存亡未卜。那家的小姐怨命，頭髮也剪掉了。媒人也逃走了。這個鳳家有巨萬家資，也是沒兒子的，指望討了女婿，靠他終身，弄了這場笑話，氣得半死在家。你道這事好不奇怪！可不是小姐命中婚姻遲麼？」

春桃又吃驚問道：「奶奶這些說話，是那個傳來的呢？」老夫人道：「你還不曉得，就是吉相公在去冬來回覆的。」春桃道：「原來如此。奶奶又不說，連我們還道是他在京會試，故爾不來。豈知是這個緣故。」

此時素瓊聽得了這番說話，只為害羞，不好接談，暗地如火燒心的難過。正在那裡魂飛魄散，思想怨命，只見外面碧霞領了趙花嘴媒婆，搖搖擺擺的走到房裡來，見了老夫人，道：「奶奶，我在外廂等了一時，原來在小姐房裡閒話。」說罷，相見過，道：「奶奶一向好麼？這樣春光明媚的天氣，怎不同了小姐出去遊玩遊玩？」老夫人道：「正是。年年春裡要到觀音山去燒香的，今年是沒興了。」趙婆道：「奶奶說差了。我們這樣薄福下賤，到了春裡也要去借兩件衣服來，打扮了，合了起同行女伴，出去灑浪一番。奶奶、小姐真正是造化福人，怎說出沒興的話來？」

說罷，去看看繡子上邊，道：「小姐這樣聰明，做的灑線花朵，好像口裡吮出來的。敢問奶奶：小姐今年幾歲了？」老夫人道：「是十八歲了。」趙婆道：「多年不見，越發長成得娉娉婷婷，渾似月裡嫦娥了。可曾吃茶的來？」老夫人道：「因高來不成，低來不就，還沒有哩。」

趙婆遂定睛一想，道：「奶奶，可肯作成小婦人做媒麼？這裡近邊有一姓富的鄉宦家第三公子，倒止得十七歲，真個生得眉清目秀，聰明伶俐。外人傳說他一日要做三兩篇文章，後來必要大發的。待小婦人請小姐的年庚去，與他家占一占。若是成了，小姐自然是金花紫誥，鳳冠霞帔，享用不盡的呢！」老夫人道：「承趙娘娘美意，是極妙的事體。但目下有帖出在蘇州洞庭山，等他們來回覆了，若是不成，煩你便了。」

趙婆道：「奶奶說有帖出在洞庭山，他家縱占好了，我道奶奶十分不該攀的。這裡富鄉宦家，人家又富，做官又高，公子又清秀，路又近。若是小姐去後，奶奶可以朝夕相見的。嫁了遠處去，人家又不知好歹，小官人又不知丑美，奶奶不得時常去親近，憑這起做媒的輓在鼓當中騙了去，可不是害了小姐的終身？這時節，奶奶去懊悔就遲了，萬萬不可輕易的呢！」

老夫人道：「正是。但我家是要贅婿傍老的，他家怎肯。」趙婆道：「若說要贅婿的，一發容易了，俱在小婦人身上，包奶奶我去一說就成。方才小婦人在路上來，見得別人家送禮的、娶親的，多得緊，自然是吉日良辰了。奶奶若看出小姐的芳庚，就是今日倒好。」老夫人道：「婚姻大事，造次不得的，且停幾時再商量。」

趙婆見得老夫人執意，暗想道：「目下大體不肯的，且停兩日再來，促他的八字上了手，這頭媒不怕不是我趙花嘴做。」乃道：「既如此，告別了。他們若然來回覆，倘不成，千萬作成了小婦人。實實裡這家好得緊的呢！雖然外邊人叫我是趙花嘴，諒在奶奶面前，再不敢說花的。」說罷，也對小姐安慰了幾句，一徑同老夫人到外廂出門去了。不題。

卻說那素瓊小姐，先前聽了母親這一番說話，正處愁悶之際；又遇趙花嘴進來，一派胡言亂語，心裡愈覺焦躁，恨不得把他來痛罵一場，逐他出去。只因這老夫人在旁，不好意思，勉強耐過。一等他出去了，對春桃道：「我目下不耐煩做針線了，且暫收拾過再處。」春桃答應收拾了，隨道：「方才老夫人這些話兒，不知確否？若是真的，倘然被那趙花嘴來請了年庚去，又未知他家郎君好歹，這便怎處？」

素瓊道：「我縱之拚著一死，隨他們去做甚事，也與我沒相干。」春桃道：「目下也還未可知，小姐何值得死？況且奶奶所靠者，惟小姐一人耳，切不可起這個念頭。我今細細想那衛生來，不願承領鳳家家私、美女，潛蹤遁跡，畢竟是心中先有得意人兒注著他，故爾如此。不然，難道世間有這樣不愛黃金、美色的人？」

說罷，乃歎口氣道：「真個好事多磨。那個衛生，千日萬日再沒有人家要他，一等他中了解元，我家出了小姐的帖子去，就有

人先下手了。如今，不知害他漂流何地，音信杳然，倒羈遲得我家小姐不好。」素瓊道：「百年姻眷，是至大的事，成否皆係乎天，豈是人力可強得的？也值得去說他？我只怨自己命薄，早年喪父，無兄無弟，母女二人形孤影只，相依過日，指望苦盡甘來。豈知越發如荼寥了。我想，後日少不得也要做出一場話巴來，是斷斷逃不脫的了。」

兩人正說話間，只見碧霞這丫頭氣□□的奔進房來道：「吉相公中了進士，報喜的在外邊，沒人支值，叫春桃姐出去相幫哩。」素瓊聽說彥霄中了，暗地想那衛生，不但不喜，反吃一驚。春桃心裡，也覺希奇，乃向素瓊道：「小姐正在這裡保佑他，不道是不著己的則天隨人願了。」素瓊道：「不要閒話了。奶奶喚你，快快出去罷。」春桃答應一聲，遂出去了。正是：

愁中忽報登科信，幽殺芳心怎得安。

卻說那素瓊只等春桃出去，百無聊賴輕輕的歎口氣道：「我這樣狗命，活於世上怎的，不如死了！覺得冥冥無聞，倒也便宜。不信那衛生就不見了。想起春桃說他畢竟注意著一個人，故爾辭婚逃遁，這個想頭倒也不差。或者他在那一處，偶然湊巧得了我這畫扇，摹想詩情畫意，知我有心思慕他，他也生慕我之意，存心不願，欲圖我為婚，亦未可知。若是他真個執此念頭，倒是我累著他了。究竟我這裡又難成就，他那邊又推卻了。如今不知逃於何處，生死難聞。只願安穩無事，隱匿他方，後來還有一分僥倖在內；不然，我亦不負義去適他人了，徒守一死，以報才人耳。」

恰好春桃進來，勉強放下愁容，問道：「這起報喜的去了，老夫人可快活麼？」春桃道：「是去了。奶奶得意得緊在那邊，小姐也出去看看來呢。」素瓊道：「有恁般好看？我不出去。今日身子裡覺得不暢，也不能夜飯都要吃了。但吃杯茶兒，收拾睡罷。」言罷，長嘯短歎。春桃去扇了一壺香茗進來，擺在案上，又去挑亮銀燈，素瓊坐於桌邊，傾杯香茶，又呆呆的想了一回，乃解下輕裳，向繡帷中去睡了。正是：

話到關情淚欲流，淒淒切切暗添愁。

衾被獨抱難成寐，五夜如年轉展憂。

那素瓊主婢兩個，都是不情不緒的睡了。不識聞了此信後來怎生模樣，更不知那趙花嘴真個可來做媒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旭霞心事，惟有素瓊曉得真，春桃猜得著。諸如老夫人、吉彥霄輩，只是隔靴搔癢耳。